

2009年,奥尔罕·帕慕克应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邀请,在哈佛大学作了题为“纯真与敏感的小说家”的诺顿演讲,2010年,讲稿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旁征博引,细说广论,是帕慕克30年阅读与写作经历的一个总结,对“作家的天真与敏感”、“小说与绘画的关系”、“什么是小说的中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深入的见解。

“纯真”与“敏感”这对概念源自18世纪德国诗人席勒,他在《论天真与敏感的诗人》中说:诗人分两类,一类是歌德、莎士比亚、但丁一样的纯真诗人,他们天纵英才,凭借灵感与自信,像孩子一样快乐地写诗;另一类是席勒自己这样的诗人,他对写作十分敏感,选词造句、安排结构,皆深思熟虑,时刻处于一种焦灼的写作情境中。帕慕克年轻时喜欢该文,反复阅读,并问自己:“我是天真的小说家还是敏感的小说家?”30多年来,从处女作《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到成名作《白色城堡》,从《我的名字叫红》到《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纯真博物馆》,帕慕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天,他对这一分类做出了新的理解与定义:“它不仅是对诗人的分类,更是对人类性格与灵魂的一种区分。”因此,小说家有纯真的,如巴尔扎克、狄更斯,他们将小说当现实来写;亦有敏感的,如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他们对写作的形式、技巧与效果,也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极其自省,认识到了小说的虚构性。不过,帕慕克指出:理想的小说家是天真与敏感的结合体。

这一问题根源于小说的真假之辨。小说是真与假的结合,真者,作家的真实经历,假者,丰富的想象或虚构。帕慕克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中的杰夫代特原型是他的祖父,尼甘是祖母,雷马尔是其父亲;《我的名字叫红》中的谢库瑞即母亲谢库瑞,奥尔罕是他自己,等等。同时,他的小说也有虚构与想象的部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历史并置、叙事方式和离奇情节等方面,如树与颜色会说话,16世纪细密画作坊的谋杀案等。在几十年的文学写作中,帕慕克处处践行着天真与敏感的杂合,他把别人的故事当自己的写,把自己的故事当别人的写,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走出自己,以他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同情——观看世界,获得了一种更宽广真实的生命视野。一次,一位好奇的读者问:“帕慕克先生,这些事情(指《纯真博物馆》)都真的是您所经历的吗?您是凯末尔吗?”帕慕克一笑而过,不仅因为这是一个过时的话题,更因为小说的乐趣就在于作家、批评家与读者之间关于文本真假的探索与争论——这是小说艺术几百年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7至24岁时,帕慕克一直想当一名画家,毕加索、戈雅、尤特里罗都是他喜欢临摹的对象。因此,诗与画对他来说,是一对艺术的双胞胎。在《纯真与敏感的小说家》中,他列举大量例子反对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诗是时间性艺术,画是空间性艺术”这一观点,并提出小说区别于新闻、评论等文字形式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图像性:“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图像性文学故事。”贺拉斯说:“诗画同理。”波德莱尔认为:“诗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内在的精神性图画。”普鲁斯特说:“我的书是一幅画。”亨利·詹姆斯说,他的小说主人公是“画家”,写小说是“观赏故事”。几百年来,众多诗人与画家试图跨

## “纯真”与“敏感”的帕慕克

### ——评帕慕克的《纯真与敏感的小说家》及其他

□张 虎



奥尔罕·帕慕克作品

越这一界限,如16世纪的叙事画,它在画的一角描绘的是一场血腥之战,在另一个角则呈现横尸遍野的战场,下一个角落则可能是胜利者的高歌欢宴,代表者如意大利的卡尔帕乔与波斯的巴赫扎德。再如希腊的ekphrasis,它是诗人向盲者讲述一幅图景、绘画或雕塑的一种文体形式,最著名的就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阿喀琉斯之盾的描述——一枚包含了日月星辰、宇宙万物的盾牌。叙事画始于文字,但却以图像讲述之;ekphrasis始于图像,但却以文字表达之。试问,诗与画真的有一条分明之界吗?帕慕克的写作就是对此的一个有力回答。他写小说是“以文字作画”,在笔下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幅生动多彩的画面:《白色城堡》中一对外貌酷似的双胞胎,《新人生》中布满车祸、灾难与死亡的旅途,《黑书》中一生都无法做自己的王子,《雪》中贫穷破落的卡尔斯、血腥的舞台革命和似乎会一直下到世界末日的雪……在《我的名字叫红》(原名《爱上第一幅画》)中,帕慕克以绘画为题,写一场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塑造了橄榄、高雅、蝴蝶等众多画家,同时,也勾勒了一幅幅美丽的伊斯兰细密画。并且,他沿着荷马对阿喀琉斯之盾的描绘,进一步发挥想象力,让画中之物或景活了起来,以第一人称向读者讲述自己的情感与故事,如“我是一棵树”,“我是撒旦”,“我是一枚金币”。这就不仅仅是诗画之界的跨越了,而成了一种试图超越艺术与现实的尝试。

物在帕慕克小说中占居一定地位,在《黑书》

中,主人公走遍伊斯坦布尔,像侦探一样扫视遇见的一切物品,在《纯真博物馆》中,凯末尔是一个恋物狂,收集珍藏恋人触摸过的一切,包括4213个烟蒂、237个发夹、彩票、水果削皮器、梳子、宠物熊,等等。其实,物的丰富与小说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19世纪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各类衣服、家具、古董、绘画若潮水般涌入西方人的生活,报纸上是物的描述,街上是物的广告,资产阶级竞相在物上炫耀自己的品位……人被物所包围,物的时代来临了——直到今天。在小说中,这一现象表现为,物成为人的社会地位与性格结构的一个象征,最典型的就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与《欧也妮·葛朗台》。之后,物就在小说中占居了一席之地。在左拉笔下,物是客体性的符号,在普鲁斯特笔下,物是走入一段记忆的入口,在萨特笔下,物是存在的“恶心”症状;在罗伯-格里耶笔下,物是独立于人的神秘存在;在乔治·佩雷特笔下,物的意义是其商标上所标示的一切……在帕慕克的笔下,物则是铭记一个时刻、让它永恒的一种方法,即物储存了一段记忆,使其脱离残酷的时间河流,在空中凝固永存。实际上,在帕慕克的城市书写中,伊斯坦布尔的每一幢清真寺、礼拜堂与帝国遗迹皆具有这一诗学功能,它们记载着这里曾是希腊的城邦、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中心,是人类众多文化交在一起的一座文明古都。另外,帕慕克于1999年在伊城楚库尔主麻区买了一幢1897年的



奥尔罕·帕慕克

三层楼老建筑,里面陈放着小说《纯真博物馆》中提到的一切东西,后来在本土建筑师比利金的协助下,改建成了一座真实的纯真博物馆。门票就在《纯真博物馆》书中,它是帕慕克对每一位小说读者的诚邀……这一切让人感到有一点眩晕了。这时,我们不禁要问:“帕慕克先生……您是凯末尔吗?”

帕慕克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阅读小说的缺陷:小说一方面让人信以为真,甚至比现实还要真实——这源于人类拥有无数共同的情感与体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象的产物。所以,越让人信服、给人以巨大心灵震撼的小说,留给读者的缺憾与痛苦就越深。于是,笛福宣称“我就是鲁滨孙”的谎言被揭穿后,觉得十分恼火,堂·吉珂德疯狂地寻找巨人与对手,纳博科夫调查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希望撰写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史。帕氏在本次演讲中指出,这种行为固然疯狂甚至荒谬,但它却可以填补小说留给人的缺憾,给人以信心。因为正是读者完成了小说:作家拥有一个渴望表达的模糊概念,塑造一位主人公,通过认同他或她,观看其眼中的世界,最终,写完一个文本,然后,读者通过认同主人公,将文字转化成图像,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帕慕克自己也曾赴法国,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上,像《红与黑》中的拉斯蒂涅一样观看巴黎的全景。在这一意义上,绘画比小说离现实更近,小说与世界隔着一层文字。因此,帕慕克说,许多小说家和他一样,嫉妒画家,年轻时都做过一个画家梦,如斯特林堡、普鲁斯特。

人物是小说的中心话题,这一思想如今被广泛接受。安娜·卡列尼娜、伊万·卡拉马佐夫、堂·吉珂德、哈姆莱特……这些小说人物角色跨越了时间长河,永驻于读者心中,几乎比现实中的人还要鲜活。因此,英国作家E. M.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创作小说的第一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崇高独特的人物,伟大的小说因人物而伟大,作家应向人物角色学习。但帕慕克反对这一观点。他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是“精准地表现生命”,而非塑造人

物,人物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不管主人公多么伟大、独一无二,他终究是一个虚无的修辞、想象的造物,而先创造人物再写作,只是作家在小说中心不太明确时一种图方便的做法,而非什么创造伟大小说的秘诀。拉斯蒂涅、哈姆莱特等角色之所以被铭记,是因为一提到他们,读者就会想起小说中的世界;良心与利益的争斗、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复仇、上帝存在与否……这才是小说角色永恒的真正原因。

在《纯真与敏感的小说家》中,帕慕克将阅读小说的过程分为9步:1.追随文字与叙事;2.将文字转化为图像;3.怀疑小说内容的真伪;4.将小说与现实对比;5.欣赏文本的修辞、艺术与风格;6.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估;7.走入小说的深处;8.记忆每一个细节,获得整体印象;9.寻找小说的中心。何为小说的中心?即小说的主题。托尔斯泰称之为“生命的意义”。帕慕克说,这一中心既真又假,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它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在14至19世纪时,它可能是一场灾难、一个角色、一次巧合,到20世纪时,它更体现在小说的形式与技巧上。它是小说的主宰者与灵魂,是人生之中心的隐喻,富于一种张力美学,不像笛卡尔式的中心一样单一、专制,它邀请每一位读者参与,是一种深刻普遍的生命思想,让我们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修正与他人的关系,永远给予我们一种寻找中心的希望与乐观。柯勒律治说,华兹华斯的诗歌:“给予日常生活的一切以新鲜感,让一切变得迷人,将心灵从习俗的昏睡中唤醒,创造一种几近超自然的感受。那时,我们将重新发现眼前世界的美丽与惊奇。”这也是每一位小说家给予我们的一切。帕慕克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等大文豪的作品一样,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中心——追随它,我们每一个人也将寻找到自己生命的中心。

编者注:作者文章中提到的帕慕克作品《纯真与敏感的小说家》中文版书名译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因“纯真”与“敏感”这两个概念是席勒提出,故此文保留作者译法。

## ■瞭望台



安妮·泰勒

安妮·泰勒被誉为美国现代婚姻家庭问题的解析者,虽已年逾古稀,却仍然保持着高产。今年4月,她的第19部小说《初学者的再见》(The Beginner's Goodbye)由兰登出版社付梓发行。在这部小说中,泰勒以她清新细腻的语言、独特睿智的视角以及幽默生动的叙述,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关于告别悲痛过去、珍视幸福当下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就受到众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与青睐,再一次印证了她在当今美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约翰·里维斯说:“安妮·泰勒、约翰·沃特斯和大卫·西蒙三个人并驾齐驱,堪称当今巴尔的摩文坛上最具创造力的三剑客。”《出版者周刊》写道:“《初学者的再见》不是哥特式鬼神体小说,也不是一个男人克服悲痛的纪年体,而是一个关于关爱与宽恕的振奋人心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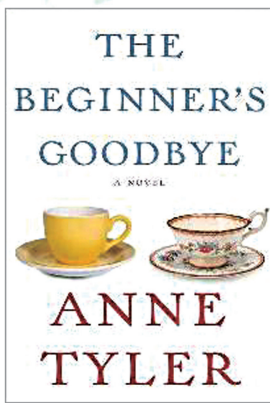
泰勒出生于明尼阿波利斯市,20世纪70年代初期来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1964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如果早晨曾经到来》。随后出版的小说《时钟发条》(1972)和《寻找卡莱布》(1975)都反响平平。直到1982年,她的第9部小说《思乡餐馆的晚餐》获普利策奖提名,并最终摘取福克纳文学奖,她才被大众接受并认可。1985年《意外的旅客》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热烈好评。1988年她凭借《预产期》获普利策文学奖,从此蜚声文坛。

在《初学者的再见》一书中,泰勒采用倒叙的手法,描绘出男主人公艾伦·伍尔科特走出丧妻之痛、勇于面对新生活的全过程。小说开篇就描写邻居对亡妻“回归”的视若无

## 告别悲痛过去 珍视幸福当下

——评安妮·泰勒的新作《初学者的再见》

□孟宪华 李亚琳



《初学者的再见》封面

睹,主人公对此感到惊讶无比。就这么一句话,实则蕴含了大量的信息。妻子是怎样离开人世的?为什么能再次“回来”?为什么邻居对她视若无睹?泰勒熟谙细节描写之技巧,她用短小精悍的一句话,就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也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和无限的遐想空间。随着故事情节的慢慢展开,艾伦的故事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艾伦经营着自己的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一套名为“初学者”的丛书。他时常口吃,幼时的一场疾病又使他的右手和右腿麻痹。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中年男子。母亲对儿子的身体状况自责不已,总是想方设法给他补偿,而她认为最好的补偿方式就是将艾伦保护起来,免得他受到外界的伤害;姐姐南迪娜武断专制,试图掌控艾伦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也是想保护处于弱势的弟弟。毫无疑问,家人都很爱艾伦,只是爱的方式出了问题,才令亲情的温暖变成了自由的桎梏。艾伦不得不挣扎在自我价值和家庭期望的矛盾漩涡中:一面是对个性自我的渴望,一面是对家庭成员的责任,厚重的亲情因此盖上了一层压力与无奈的阴霾,让艾伦悲苦交加、喜忧参半。对亲情细腻入微的刻画,是泰勒小说的一大亮点。在其早期作品中,她对于这一主题的处理就早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笔下的家庭关系,远非

和谐和睦、相敬如宾,而是充满了冲突与紧张。读过《预产期》的读者,肯定会将对小说中父母围绕儿子学业和爱情问题所引发的激烈争吵记忆犹新。在处理家庭这一主题时,泰勒采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让读者在哭哭啼啼中领悟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引发读者对目前美国家庭关系的思考。

在《初学者的再见》中,令人欣慰的是,艾伦看上去虽脆弱,但内心坚强、乐观向上。在他看来,身上的残疾只意味着自己和常人稍有不同而已,自己也许稍微有点不幸,但是却比常人开心得多。最令他开心的莫过于与医生多乐茜·罗塞的相遇、相知和相恋。多乐茜个头娇小,身材平庸,却活泼开朗,坦诚率真,令人心动。她的出现让艾伦原本平静的内心荡起了层层涟漪。艾伦过惯了循规蹈矩的生活,看到多乐茜的特立独行,心中对自由的渴望也自然而然地被激发了出来。在多乐茜身上,他看到了那个把抗争、自由和桀骜不驯压在心底的自己。无独有偶,在泰勒的小说《意外的旅行者》中,男主人公马康抛弃20多年的老婆,选择现任女友,也是因为她与自己的性格截然相反,能让他见识自己的另一面及其独特的魅力。

性格上的反差,会令彼此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但也会在相互磨合过程中产生矛盾,甚至冲突。2007年8月的夏天,燥热而烦闷,多乐茜因为艾伦重感冒时秘书佩吉无微不至的照顾而耿耿于怀,艾伦也毫不示弱,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这种无谓的争吵本来只是他们婚姻生活里的小插曲。然而争吵之后,艾伦听到多乐茜所在的房间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在他的心头。当他踉踉跄跄走过去时,才发现房侧巨大的橡树已然倒塌,压垮了房子的阳台,也把多乐茜狠狠地压在了废墟之中。就这样,一场横祸从天而降,不仅夺走了多乐茜的生命,也带走了艾伦的快乐生活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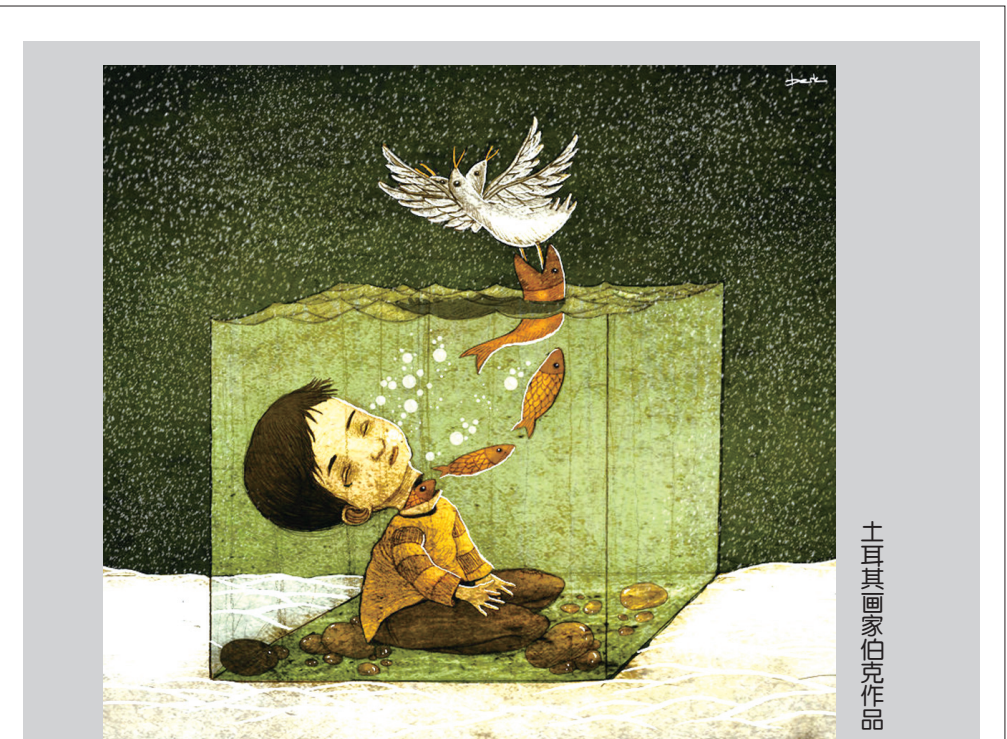
至灵魂。这是泰勒小说中最富有戏剧张力的场面。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艾伦陷入悲痛无法自拔。他想用工作救赎自己,每天早出晚归,甚至忙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思念成疾,相思成灾,在有多乐茜的点点滴滴。也许是他的诚意感动了上帝,多乐茜终于在离开几个月后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这样偶然的“出现”给他原本已然苍白的生命瞬间添上了亮丽的色彩。他期待她的“归来”,害怕她的“离去”。在多乐茜每一次回归的鼓励下,艾伦也开始渐渐尝试新的生活,结交了新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就这样,他的生活又重新明朗起来。最终,艾伦意识到,多乐茜并没有真正“回来”,那只是自己思念过度而臆想出来的幻影。到这里,读者终于明白,为什么开篇时邻居对多乐茜的“回归”漠不关心,所有的线索贯穿始终又浑然天成。值得庆幸的是,艾伦在大悲之后也有了大悟,他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朋友的相处,与家人的沟通,更为重要的是,他终于顿悟到,过多地沉溺于过去只能徒增伤感,纪念亡妻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地活下去。于是他决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珍视当下的生活。

“初学者的再见”,是整本小说的点睛之笔。读罢深思,初学者学到了什么,需要与什么再见?艾伦不仅仅体会到了初为鳏夫之痛,学会了与心爱的亡妻说再见,更体味到了颇多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各种生活经历的初学者,也都该学会挥手告别过去,尤其是悲痛的去。泰勒用她细腻传神的笔法,将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娓娓道来,她无疑是智慧且深刻的。心灵的启迪,积极的力量,是本书赐予读者最好的礼物。愿这位睿智的老人能继续写下去,继续用她的文字感动全世界的读者。

## ■书 讯

### 《搏击俱乐部》作者再出新书《幸存者》

美国当代小说天才查克·帕拉尼克30多岁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阳子》《隐形怪物》《搏击俱乐部》等。这些作品糅合了讽刺、戏剧性、恐怖等元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其中,《搏击俱乐部》被导演大卫·芬奇改编成同名电影,帕拉尼克也因此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人物周刊》说“他有一种独特的天赋”,还有媒体说“他综合了海明威的阳刚与古罗马讽刺诗人尤文纳尔的嘲讽”,并预言他会跻身文学巨匠之列。最近,帕拉尼克出版了新著《幸存者》,该作以令人着迷的倒叙手法,描绘了失去控制的倒计时人生,讲述了一个从一无所有到一夜成名又到一无所有的怪胎的故事。出生于与世隔绝的教会组织的谭德·布兰森,错过了教会的集体自杀行动。10年后,当年集体自杀事件的幸存者数量急剧减少,仅剩下的6个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在“信徒被谋杀”的疑云之下,他成了最后一个幸存者,被媒体奉为宗教偶像。一次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在燃料即将耗尽的飞机驾驶舱中,他对着黑匣子讲述一生……神秘教派的幸存者、预知未来的女人、疯狂的造星公司、一起接一起的谋杀……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帕拉尼克把黑暗的枪口对准当下的现实,有关现实中蠕动的危险的表述令人久久难忘。



土耳其画家伯克作品

## 世界文坛